

永城話裏的形容詞後綴“里”*

蔡英傑 李永勃

提 要：朱德熙先生把“的”分爲的₁（副詞後綴）、的₂（形容詞後綴）、的₃（名詞化標記）。永城話裏的一些形容詞後附“里”字，有AA里、AB里、ABB里、AABB里、ABAB里等多種形式。這些形式中，一般離開“里”不能單說。它們在句子里主要作補語，其次是作謂語，有着共同的語法功能。形容詞與其後附成份“的₂”（里）形成的結構已經詞彙化，的₂（里）成爲形容詞後綴，爲朱說提供了方言佐證。

關鍵詞：里；永城話；形容詞後綴

一、引言

朱德熙（1961）把“的”的用法區分爲的₁、的₂、的₃，的₁爲副詞性語法單位的後附成份，的₂爲形容詞性語法單位的後附成份，的₃爲名詞性語法單位的後附成份。針對有人提出的朱文“沒有很好考慮歷史因素”的質疑，朱德熙（1966）引用呂叔湘《論“底”、“地”之辨及“底”字的由來》，證明了唐宋時期的地₁、地₂、底分別對應今天普通話的的₁、的₂、的₃，用歷史事實支持了“的”字的三分。“的”字三分能否成立，離不開方言的驗證，朱德熙（1980）認識到了這一點，分別以廣州話、文水話、福州話爲例，證明了這些方言在功能上都有與普通話“的₁、的₂、的₃”對應的語法成份。尤其是廣州話“咁、噃、嘅”分別對應普通話的“的₁、的₂、的₃”，讀音不

* 匿名審稿專家對本文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，謹致謝忱。

同，語法功能也不同，顯然是三個不同的語素，為“的”字三分學說提供了有力的方言支持。“的”字三分至此似無可疑，但三分後“的”字的屬性仍有疑問：它是屬於句法層面的成份還是屬於構詞層面的成份呢？對此，朱德熙（1993）對“的”為後附成份說做出了重大修改，提出的₁為副詞後綴，的₂為形容詞後綴，的₃為名詞化標記，明確了的₁、的₂都屬於構詞成份。但由於天不假年，朱先生尚未來得及對此做出具體論證。河南省永城話裏，不僅的₁、的₂、的₃的用法迥然有別，而且的₂與形容詞詞根結合緊密，共同構成形容詞，已經由句法成份演變為構詞成份；在語音上，的₂由“的”（di）音變為“里”（li），形成了代表其功能變化的語音標記。這說明了，在永城話裏，“的₂（里）”已經成為一個標準的形容詞後綴，為朱氏對“的₂”的定位提供了有力的佐證。此外，永城話裏的“的₂（里）”在功能上與普通話和其他方言都存在一些差異，在這裏也一併討論。

二、永城話帶“里”後綴的形容詞的結構形式

永城話裏“的”用法也分為的₁、的₂、的₃，的₁的讀音形式為[di]，的₂、的₃的讀音形式為[li]。筆者認為永城話裏的“的₂”已經演變為形容詞後綴，不僅因為其已經音變為“里”，更重要的是許多後附“里”的形容詞，離開了“里”就成為黏著性語素，不能單說，必須與“里”結合在一起才有獨立性，才能成為一個詞。永城話裏帶“里”後綴的形容詞具有如下一些性質：

- I. 不能用“不”否定，不能加“很”表示程度。
- II. 不作主語、賓語。
- III. 能夠作補語、謂語。
- IV. 部份能作狀語、定語。

這類形容詞的性質與狀態形容詞相同，有如下幾種結構形式：

甲、AA里：正正里 齊齊里 直直里 長長里 方方里 圓圓里 香香里 酸酸里 甜甜里 稀稀里 碎碎里 遠遠里 緊緊里 高高里 厚厚里 旺旺里 清清里

AA是黏著的結構形式，必須後附“里”才能單說。“AA里”數量較

多，趨向表示正面意義，很少有表示負面意義的形式，臭臭里、孬孬里、壞壞里、賴賴里，都不能說。“笨笨里”可以說，是因為聰慧與愚笨是一種客觀分別，說某人“笨笨里”並不表示說話人對某人有鮮明的憎惡情緒。山西大同話“AA的”式形容詞，第二個音節的 A 要兒化，如：皮皮兒的，綿綿兒的，寡寡兒的，黑黑兒的。山西大同話另有一種“圪 AA 的”式形容詞，如“圪顫顫的、圪錚錚的、圪縮縮的、圪淒淒的”等，“AA的”前面加上詞頭“圪”，更加強了強調意味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湖南麻陽話有 AA 兒、AA 子兩種形式（劉祥平：2006：50），湖南慈利話有 AA 兒的、AA 兒里、AA 兒里的三種形式（宮建國2007：107），均相當於永城話的 AA 里，AA 必須帶上“子”尾、“兒”尾、“的”尾、“里”尾、“里的”尾才能成詞並獨立使用。“子”尾、“兒”尾，“的”尾、“里”尾無疑都是詞綴。

乙、A 乎里：溫乎里 热乎里 冷乎里 凉乎里 胖乎里 瘦乎里 稠乎里 稀乎里 乾乎里 濕乎里 軟乎里 硬乎里 長乎里 短乎里 暖乎里 潮乎里 甜乎里 酸乎里 鹹乎里 辣乎里 好乎里

這類詞語的詞根多是表示溫度、濕度、長度、硬度、味道的形容詞，他們多是中性詞，

加上後綴“乎”表示程度輕微，可以接受。如果是褒義詞或貶義詞，則不能構成“A 乎里”結構，如不能說“好乎里”、“臭乎里”、“髒乎里”、“醜乎里”。“孬乎里”是一個特例，多用來描述孩子或年輕人的品性。這裡的“孬”並不是說品性惡劣，而是指調皮，喜歡搞一些惡作劇。永城話多用構詞法來表示程度，因此極少使用程度副詞。“A 乎”不能單說。

丙、A 乎拉里：熱乎拉里 濕乎拉里 潮乎拉里 粘乎拉里 鹹乎拉里 血乎拉里

A 不來歪里：黃不來歪里 紫不來歪里 酸不來歪里 苦不來歪里

“A 乎拉里”的程度比“A 乎里”要重，以至讓人感到不舒服，表達的是一種不喜歡甚至討厭的感情色彩，詞根 A 僅限於“熱、濕、潮、粘、鹹、血”幾個。

“A 不來歪里”的“歪”是一個實義語素，與詞根 A 構成述補關係。詞根 A 為表示色彩及味道的形容詞，“A 不來歪”用來表達顏色或味道不正，

在感情色彩上是貶義的。A 乎拉、A 不來歪，不能單說；A 了呱唧、A 了撲騰、A 不拉唧、A 不愣登、A 不溜秋，也是表達貶義的感情色彩，但可以單說。

丁、AB 里：喧騰里（鬆軟、膨脹） 脆整里 樣整里（很像樣，表現不錯） 坎拔里（過硬，表現突出） 甜嚙里（稍稍有點甜） 甜噴里（香甜） 紅摸里 黑謳里 綠瑩里 白生里 酸溜里 厚墩里 團悠里 鬆快里 脆生里 凉嚙里 實哈里（形容物體實在，中間無縫隙） 乾鬆里（形容物體幹透了，不含水分）

AB，有的為並列結構，如喧騰；有的為述補結構，如實哈、乾鬆、涼嚙、甜嚙，涼嚙、甜嚙的“嚙”表示程度輕微；有的單個音節已經看不出所表示的意義，只好看作連綿式，如樣整、坎拔。AB 為並列結構、述補結構的“AB 里”，一般可轉換為“ABB 里”，如“喧騰騰里”、“白生生里”，AB 為連綿式的則不可，如不能說“坎拔拔里”、“樣整整里”。AB 一般是黏著的結構形式，不能單說。湖南麻陽話有“AB 了”式，“了”相當於永城話裏的“里”，如“硬梆兒、緊繃兒、稀跪兒、亮炸兒、清優了、烏琴了”等等（劉祥平2006：57），十分豐富。永城話中，BA 式狀態形容詞如“形紅、雪白、焦乾、黢黑”等用作謂語、補語後面都不加後綴“里”，與“AB 里”有着鮮明的區別。

戊、A 古 B 里：熱古都里 稠古塗里 肉古奶里 翻古熱里 軟古濃里

“A 古 B 里”結構中，一般來說，“古”是襯音助詞，A、B 之間為述補關係，如“濃”表示“軟”的狀態；也有少量詞語，A、B 之間是狀中關係，如“翻”用來修飾“熱”。但不管 A、B 之間的關係如何，AB、A 古 B 都不能單說。永城話中，這類詞語不多。山東壽光話，除上述詞語外，還有“焦古酸的”、“冒古臭的”兩詞（黃伯榮1996：324～325）。

己、A 巴 B 里：酸巴溜里 紫巴溜里 綠巴瑩里 灰巴登里 甜巴嚙里 甜巴唆里 苦巴芩里 臭巴哄里 硬巴榦里 粘巴糊里 面巴唧里 水巴唧里 軟巴唧里 傻巴唧里 怪巴唧里 爽巴唧里 懶巴唧里

“A 巴 B 里”一部份由“AB 里”演變而來，如“酸巴溜里、綠巴瑩里、甜不嚙里、苦巴芩里、臭巴哄里”；一部份沒有相應的“AB 里”形式，

如“紫巴溜里、甜巴唆里、硬巴攢里、軟巴唧里”。無論何種情況，A、B之間均構成述補關係，B用來說明A的狀態。有的B還保留着比較具體的意義，如“瑩”、“榦”等；有的B已經虛化，其中“唧”的虛化程度較高，用在“A巴唧里”中，表示A的程度輕微。AB之間加上“巴”後，即帶有一種不認可、不喜歡的感情色彩。永城話一般用構詞的手段表示感情色彩，因而情態副詞較少。“A巴B”不能單說。

庚、ABB里：a 香噴噴里 臭烘烘里 白生生里 藍瑩瑩里 酸溜溜里 脆崩崩里 厚墩墩里

b 漂亮亮里 乾淨淨里 板正正里 穩當當里 年輕輕里 亮堂堂里

a式中，ABB為述補式，BB是對A在狀態上的一種補充。b式為形容詞AB的不完全重疊式，AB的後一個音節B重疊，前一個音節A不重疊；但其功能與AABB式相同，都表示程度的加強。ABB式形容詞在普通話中數量較多，在永城話中卻數量較少，因此以ABB作詞幹構成的ABB里式形容詞亦很少。ABB在永城話中一般不能單說。a式中，山西大同話的“肥肭肭的、瘦枝枝的、楞性性的、肉微微的”，山西柳林話裏的“紅丹丹的、白倆倆的、綠爭爭的、醜騰騰的”（賈志峰2010：27），安徽安慶話的“木骨骨的、老角角的、逸當當的、長夭夭的”等（鮑紅2010：86～87），永城話都不說。b式中，河北昌黎話的“老實實的、慾悶悶的”（黃伯榮1996：312～313），雲南昆明話的“危險險的、難看看的，萎縮縮的，賊精精的”等（丁崇明：2007），永城話也不說。山西柳林話有“AXBB的”形容詞，如“紅圪丹丹、活特撒撒、黑圪油油”，ABB中加進X，起加強強調作用（賈志峰2010：41）。湖南衡陽話“ABB”式後面要加“咯”，才能成詞並獨立使用，“咯”相當於永城話裏的“里”。湖南麻陽話有ABB子、ABB兒兩種形式，如細烟烟子、稀湯湯子、老卡卡子、紅緋緋兒、白空空兒、清優優兒，相對於AB兒式而言，程度更深，對事物狀態的描摹也更生動（劉祥平2006：51）。山西柳林話的“丹丹、倆倆、爭爭、騰騰”。湖南麻陽話的“梆梆、卡卡、菲菲、分分”都可以和多個形容詞組合（賈志峰2010：27，劉祥平2006：57），虛化程度較高。

辛、AABB 里：a 清清楚楚里 乾乾淨淨里 利利亮亮里 整整齊齊里 裕裕
 牙牙里（不齊貌）畏畏縮縮里 神神道道里
 b 硬硬梆梆里 白白淨淨里 光光溜溜里 軟軟和和里 暖
 暖和和里 客客氣氣里 和和氣氣里

a 式中，AB 為並列關係，AABB 一般為 AB 的重疊式，但不完全是，如“神神道道”就不是“神道”的重疊式，“神道”不成詞。“神神道道”常被寫成“神神叨叨”，其實“神神道道”才是正確的形式，“道”是道教尊奉的神，與“神”是並列關係。“神神道道”是貶義詞，反映了中國人沒有虔誠的宗教情結。b 式中，AB 為述補關係，B 用來描述 A 的狀態。b 式的 AABB 為 AB 的重疊式，一般表示正面意義，帶有認可、喜愛的感情色彩。永城話中，AABB 式形容詞可以單說，為數較少。如昆明話的“危危險險的、冷陰冷陰的、胖墩胖墩的、矮奪矮奪的”（丁崇明2007），永城話就不說。

壬、BABA 里：筆直筆直里 彤紅彤紅里 雪白雪白里 黑黢黑黑里 蠟黃
 蠟黃里 冰涼冰涼里 毛溫毛溫里 寧細寧細里 死硬死硬里 石慾石慾里 正好
 正好里 歪好歪好里（歪得正好）水濕水濕里（濕得能擰下水來）風薄風薄
 里（極薄，一戳就透）

BABA 是 BA 的一種重疊形式，但 BA 能單說，BABA 不能單說；BA 後面不能帶“里”，BABA 後面必須帶“里”。BA 是狀中結構。有的看似主謂結構，實際上是狀中結構，如“水濕”、“風薄”，“水”與“風”都是名詞作狀語，分別是“濕”與“薄”的修飾成份。“BABA 里”比“BA”的程度更深。

癸、四字格十里：周吳鄭王里（正式、莊重）人模狗樣里（像模像樣）
 東倒西歪里 七上八下里 戲了二哄里 正兒八經里 癢了八症里

這類四字格有的來自習語，如“周吳鄭王”來自《百家姓》，利用“鄭”與“正”的諧音，表示正式、注重。有的是在第一、第三兩個音節上加上兩個相對立或相鄰近的詞語，以加強語勢，如人模狗樣里、東倒西歪里、七上八下里。有的是在第二、第三兩個音節加上襯音助詞，使之帶上一種譏諷的感情色彩，如戲了二哄里、正兒八經里。

三、永城話帶“里”後綴的形容詞的語法功能

永城話帶“里”後綴的形容詞主要的語法功能是作補語，上節提及的各種形式都具有這種功能：

AA 里：他坐得正正里。 | 苗出得齊齊里。 | 圖畫得圓圓里。 | 飯做得稀稀里。

A乎里：水燒得熱乎里。 | 飯做得稀乎里。 | 樹栽得稠乎里。 | 他變得瘦乎里。

A乎拉里：天氣變得熱乎拉里。 | 他手上沾滿了漿糊，弄得粘乎拉里。

A不來歪里：這葡萄還沒熟，吃起來酸不來歪里。 | 這條褲子的顏色沒染好，看上去紫不來歪里。

AB 里：馍蒸得喧騰里。 | 他長得樣整里。 | 他幹活圪拔里。 | 菜凍得實哈里。

A古B里：天氣變得熱古毒里，要下雨了。 | 這孩子長得肉古奶里。

A巴B里：苦瓜吃起來苦巴唧里。 | 他笑起來甜巴唆里。

ABB 里：飯做得香噴噴里。 | 房子里顯得亮堂堂！。

AABB 里：字寫得整整齊齊里。 | 紙裁得豁豁牙牙里。 | 她拾掇得利利亮亮里。

BABA 里：飯做得正好正好里。 | 臉曬得黢黑黢黑里。 | 餃子皮擀得風薄風薄里。

四字格十里：他穿得周吳鄭王里。 | 張三長得人模狗樣里。 | 這孩子睡得癟了八症里。

帶“里”後綴的形容詞作補語的句子，句中的動詞一般是單音節。永城話裏，動詞雙音化的趨向並不明顯，單音節動詞在動詞中仍居主流地位。帶“里”後綴的形容詞作補語的句子，主語要麼是施事，要麼是受事，施事者爲人，受事者爲物，受事作主語的句子是語意被動句，沒有“被、給、叫”等形式標記。

其次是作謂語，也是上面各類形式都具有的：

AA 里：路直直里。 | 繩子長長里。 | 月老娘（月亮）圓圓里。 | 菜

苗旺旺里。

A乎里：天暖乎里。| 水溫乎里。| 床墊子軟乎里。| 這孩子孬乎里。

A乎拉里：屋子里潮乎拉里。| 他挨了打，身上血乎拉里。

A不來歪里：這個梨子沒熟，酸不來歪里。| 這個藥不好喝，苦不來歪里。

AB里：饃喧騰里。| 他的技術圪拔里。| 衣裳乾鬆里。

A古B里：菜軟古濃里。| 天熱古毒里。

A巴B里：味道苦巴唧里。| 這個瓜面巴唧里。| 柿子軟巴唧里。

ABB里：飯香噴噴里。| 房子亮堂堂里。

AABB里：賬清清楚楚里。| 衣服乾乾淨淨里。| 大表哥利利亮亮里。

BABA里：飯正好正好里。| 棉花雪白雪白里。| 衣裳水濕水濕里。

| 脖子寧細寧細里。

四字格十里：他幹事戲了二哄里。| 稜秸堆東倒西歪里。| 老王心里七上八下里。

其次是作狀語：

AA里：慢慢里走 輕輕里扇

“AA里”作狀語，受到很大的限制，僅限於能直接描寫動作情態的“慢慢里、輕輕里”。一切用於描寫事物的“AA里”，如“長長里、高高里、硬硬里、熱熱里”都不能作狀語。普通話“熱熱的沏上一壺茶”，在永城話裏是不能說的。

A乎里、A乎拉里、A不來歪里、AB里、A古B里、A巴B里、BABA里：不能作狀語。

“A乎里、A乎拉里、A不來歪里、AB里、A古B里、A巴B里、BABA里”形容詞只修飾事物，不修飾動作，故不能作狀語。

ABB里：年輕輕里就當上了縣委書記 穩當當里拿到第一

“ABB里”作狀語，受到很大的限制，一般限於能直接描寫動作狀態的形容詞。能夠描寫人或事物的“ABB里”，僅“年輕輕里”1例可作狀語；其他如“紅彤彤里、香噴噴里、硬梆梆里、熱乎乎里”都不能作狀語。普通話“香噴噴的攤了一張餅”，在永城話裏是不能說的。

AABB里：清清楚楚里寫着你的名字 畏畏縮縮里站在一旁 和和氣氣里跟學生談話

四字格十里：人模狗樣里站在臺上 正兒八經里做報告 東倒西歪里躺在一地

“AABB里”、“四字格十里”作狀語，仍有一定的選擇性，述謂性較強的“畏畏縮縮里”、“人模狗樣里”等可作狀語，描寫性較強的“乾乾淨淨里”、“周吳鄭王里”等不能作狀語。

其次是作定語：

AA里：齊齊里苗 圓圓里圈 稀稀里飯 長長里繩子

但“遠遠里、近近里、緊緊里、松松里”卻不能作定語，說明這一類形容詞與一般AA里式形容詞在性質上還有些差異。“遠遠里”等適於表現動態，“齊齊里”等適於表現靜態。朱德熙（1966）認為，“好好的”，“遠遠的”^①可以作定語，是一類；“慢慢的”、“快快的”不能作定語，是另一類。這種區別可以作為“R的”^②內部份小類的根據。

A乎里：通常不能作定語：*熱乎里水 *暖乎里天 *軟乎里墊子 *硬乎里床板

A乎拉里：通常不能作定語：*潮乎拉里屋子 *熱乎拉里天氣

A不來歪里：通常不能作定語：*鹹不來歪里菜 *酸不來歪里葡萄

AB里：通常不能作定語：*喧騰里饃 *圪拔里技術 *乾鬆里衣裳

A古B里：通常不能作定語：*熱古毒里天 *肉古奶里孩子

A巴B里：通常不能作定語：*苦巴唧里味道 *面白唧里柿子

A巴B里式形容詞一般不作定語，這類形容詞述謂形較強，而定語位置上的形容詞更傾向於表示分類。但也不是沒有例外，如可以說“甜巴唆里臉”。

ABB里：香噴噴里飯 臭哄哄里鷄蛋 亮堂堂里房子

ABB里式形容詞雖少，但用作定語不受限。

AABB里：清清楚楚里數字 乾乾淨淨里衣服 破破爛爛里教室

① 在永城話裏，“遠遠的（里）”不能作定語，這一點與普通話有異。

② “R的”指狀態形容詞詞幹帶“的”字的詞語。

AABB 里式形容詞對所修飾的名詞有音節上的限制，一般只修飾雙音節名詞，不修飾單音節名詞。如不能說“清清楚楚里賬”、“乾乾淨淨里地”、“整整齊齊里書”，這是因為“里”只是個輔助性音節，跟前面的AABB構成兩個音步，要求後面的名詞必須是雙音節，能單獨構成一個音步。

BABA 里：水濕水濕里衣服 蠟黃蠟黃里臉 風薄風薄里餃子皮

BABA 里式形容詞通常可作定語，但“正好正好里飯”、“歪好歪好里釘子”不能說。這是因為“飯正好正好里”中雖然“飯”與“正好正好”直接組合，但“正好正好里”的語義指向並不是飯，而是飯的量；同理，“歪好歪好里”的語義指向也不是“釘子”，而是釘子的方向。

四字格十里：通常不作定語：*周吳鄭王里穿戴 *正兒八經里講話

*東倒西歪里老王

朱德熙（1993）認為：狀態形容詞的語法功能是經常作謂語、補語和狀語，不能作主賓語和定語，這與永城話的情況基本符合。朱德熙（1993）指出，文水話、廣州話、大冶金湖話、福州浦城話、永定話的“R+的₂”可以作謂語、狀語，用作定語時“的₂”要被置換成“的₃”或在“的₂”後加上“的₃”，構成“R+的₃+N”（加合）和“R+的₂+的₃+N”（置換）兩種形式；平南白話、福州話、潮州話的“R+的₂”可作謂語、狀語、補語，用作定語的情形同上；連城話的“R+的₂”可作謂語、補語，用作定語的情形同上。永城話的“R+的₂（里）”在用作謂語、補語方面，與上述方言並無二致；在用作狀語、定語方面與上述方言有着較大差異。永城話的“R+的₂”可分為摹態與摹狀兩類。只有少量描摹動作情態的“AA里、ABB里、AABB里、四字格十里”形容詞才能作狀語；絕大部份的“R+的₂”形容詞都是描摹物體性狀的，不能用作狀語。永城話中，“F+的₁”^③用作狀語，“R+的₂”用作謂語和補語，此疆彼界，分工較嚴。一些與“R+的₂”同形的詞語，一但用作狀語，就轉變為了“F+的₁”，意義與讀音都發生了變化。

這部手機從樓上掉下來後，還好好里。（意思是“完好”，作謂語，R

^③ “F+的₁”指副詞帶“的”字的結構。

十的₂)

到了單位以後，要好好里(地)工作。(意思是“努力”，作狀語，F十的₁)

她的臉擦上粉以後，白白里。(意思是“很白”，作謂語，R十的₂)

要找的人沒上班，白白里(地)來了一趟。(意思是“無成效”，作狀語，F十的₁)

永城話裏，絕大部份“R十的₂”形容詞都不能作定語，只有“ABB里”及部份“AA里、AABB里、BABA里”形容詞可以作定語。這部份能作定語的狀態形容詞，是不是名詞化了，我們還不好判定。如果說這部份詞語名詞化了，為什麼其他的“R十的₂”就不能名詞化呢？另外，在永城話裏，的₂與的₃的語音形式相同，我們也無法斷定，這部份能作定語的“R十的₂”，語音形式有無變化；更無法斷定，如果有變化，變化的形式是加合還是置換。鄭懿德(1988)顯示：福州話中，AA式、XAA式、AAA式、AABB式、AAB式、ABB式都可作謂語、補語，XAA式不作狀語，AAA式不作定語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狀態形容詞的主要功能是作謂語和補語。

四、形容詞後綴“里”(的₂)與副詞性後附成份“地”(的₁)、名詞性後附成份“里”(的₃)的區別

副詞性後附成份“地”(的₁)，讀di，在語音上與形容詞後綴“里”(的₂)有明顯的區別。如：

- (1) 張三拼命地幹活。
- (2) 大娘使勁地吆喚。
- (3) 錢多錢少一樣地幹。
- (4) 你趕快地跑。

“拼命地”、“使勁地”、“一樣地”、“趕快地”中的“地”讀di，不讀li，它們都只能做狀語，不能作其他句法成份。“拼命”、“使勁”、“一樣”、“趕快”都可以單說，其後加不加“地”不影響句義，因此我們不把“地”看作副詞性後綴，仍然採用朱德熙先生的說法，稱之為副詞性後附成份。“地”(的₁)出現在狀語的語法位置上，“里”(的₂)出現在補

語、謂語、定語的語法位置上，二者呈明顯的互補關係。“好好地（里）幹”中的“好好地（里）”雖然出現在了狀語的位置，但句中的“好好地（里）”並不是形容詞，而是副詞，比較：

- (5) a. 好好地（里）幹
- b. 我好好里
- c. 我幹得好好里

a句中的“好好地（里）”中的“地”既可以讀“di”，又可以讀“里”，說明它是一個副詞性後附成份，形容詞後綴“里”是不能讀為“di”的。“好好地”之所以有兩讀，可能是受到AA式形容詞的影響，也可能是“的₁”正在經歷新的弱化。a句中的“好好地”意同“努力”，是副詞；b、c兩句裏的“好好里”，意同“正常、無差錯”，是形容詞。“好好地”不能作謂語、補語，“好好里”（正常義）也不能作狀語，二者呈互補關係。

名詞性後附成份“里”（的₃）與形容詞後綴“里”（的₂）雖然讀音相同，用法卻迥然有別。名詞性後附成份“里”可後附在名詞、代詞、單音節形容詞、異素雙音節形容詞、區別詞、動詞、動詞性詞組後面：

- (6) 張三里 老王里 我里 他里 大里 小里 好里 壞里 紅里
綠里 漂亮里 好看里 彩色里 黑白里 走里 賣里 唱唱里 剃頭里

名詞性後附成份“里”前面的成份都是獨立的，可以單說，因而我們不把的₃看成後綴。名詞性後附成份“里”與其前面的成份構成名詞性短語，形容詞後綴“里”與其前面的成份構成形容詞。二者的語法功能截然不同。單音節形容詞後附“里”是名詞性成份，單音節形容詞的重疊式後附“里”是形容詞。試比較：

- (7) a. 紅里好看。
- b. 他的衣服是紅里。
- (8) a. 他的臉紅紅里。
- b. 花開得紅紅里。
- c. 她拿著一個紅紅里蘋果。

“紅里”在主、賓語的位置上出現，“紅紅里”在謂語、補語、定語位

置上出現，二者涇渭分明，呈互補關係。

五、結論

詞綴的判斷標準通常認為有以下幾項：（1）空靈性。永城話“的₂（里）”，只有描述作用，本來就沒有任何具體實在的意義，呈現出意義上的空靈性。（2）定位性。“的₂（里）”附著在形容詞性詞幹後面，具有結構上的定位性。（3）黏著性。在永城話，“的₂（里）”具有黏著性，不能單說。（4）能產性。永城話的“的₂里”能夠附著在多種形式的詞根後面，構成形容詞，具有很強的能產性。（5）弱音性。永城話的“的₂”由 di 進一步弱化為 li。但僅憑這些條件，是不是能夠判定永城話裏的“的₂（里）”已經成為一個詞綴了呢？我們認為還不夠。這些條件都很重要，都還不足以對詞綴做出判斷。要對詞綴做出嚴格的判定，還需引入一個關鍵條件，就是——詞彙化。只有一個語法成份由句法成份演變為構詞成份，完成詞彙化的時候，我們才能確定地說，這個語法成份已經成為一個詞綴。因為詞綴是構詞層面的成份，而不是句法層面的成份。在永城話裏，不僅“的₂（里）”不能單說，“里”前面的形容詞性詞幹也不能單說，只有二者結合為一個形容詞後才能單說，整個“R 的”結構已經詞彙化。因此，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，永城話的“的₂里”已徹底虛化為一個詞綴。在一些方言中，只有狀態形容詞的部份形式必須帶“的₂”，如湖北麻陽話的“AA式”必須帶詞綴“兒”或“子”（劉祥平2006）；在另一些方言中，某類狀態形容詞在作特定句法成份時才必須帶“的₂”，如福州話中 AA 式作謂語、AABB 式作補語時必須加“喏”（鄭懿德1988）。這些方言的“的₂”，正處於詞彙化的進程當中。很少有哪一種方言，像永城話一樣，無論狀態形容詞的那一種形式，也無論作何種句法成份，都要帶上“的₂（里）”，因而由句法成份演變為構詞成份，就成了永城話“的₂（里）”的一個突出表徵。永城話的“R 的（里）”類詞語能夠作謂語、補語，但在作狀語、定語方面卻嚴重受限，與普通話和其他方言都存在較大差異。其實，永城話“的₂（里）”的這種用法，更能顯示出“的”字三分的嚴密性：

的	語法功能
的 ₁	狀語
的 ₂	謂語、補語
的 ₃	主語、賓語、定語

邢福義（2005）倡導語法研究要注意兩個三角，其中一個三角是“普、方、古”。現代漢語的語法理論不少是從普通話的語言事實中提煉出來的，但也離不開方言材料的支持；能夠提供支持的方言材料越多，該理論就越具有說服力。永城話的方言材料，為朱德熙先生關於“的”的語法理論提供了佐證，我們盼望與此相關的更多的方言材料被挖掘出來，以便這一理論的研究更加深入。

參考文獻

- 鮑紅 2010《安慶話形容詞的生動形式》，《紹興文理學院學報》第1期。
- 丁崇明 2007《昆明方言形容詞的複雜形式》，《語言學論叢》第36輯。
- 宮建國 2007《湖南慈利方言的AA兒式形容詞》，《作家雜志》第12期。
- 黃伯榮 1996《漢語方言語法類編》，青島出版社。
- 賈志峰 2010《柳林方言語法研究》，華僑大學碩士學位論文。
- 劉祥平 2006《麻陽方言語言語法研究》，貴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。
- 邢福義 2005《語法研究中“兩個三角”的驗證》，《華中師範大學學報》第5期。
- 鄭懿德 1988《福州方言形容詞重疊式》，《方言》第4期。
- 朱德熙 1961《說“的”》，《中國語文》12月號。
- 1966《關於〈說“的”〉》，《中國語文》第1期。
- 1980《北京話、廣州話、文水話和福州話里的“的”字》，《方言》第3期。
- 1993《從方言和歷史看狀態形容詞的名詞化》，《方言》第2期。

（蔡英傑 昆明 雲南大學中文系 / 濟南 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；
李永勃 昆明 雲南大學中文系）